

正史彙鑑

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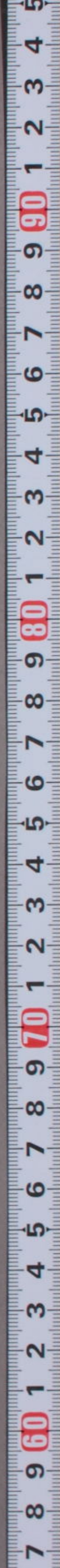
篤聖孝
法祖宗
敬事天
謹祀典
典聖學

崇儒學
尚儉約
祛偏私
戒聰察
信辭教

附左教
附序珍異
却真獻

共四

U 8
3106
1



正史彙鑑序

經言道史載事道與事雖殊其致一也治乎史所以羽翼經者也然經固簡矣無可議若史則卷帙浩汗讀者患不能領其要則其用也不切况帝王家萬務叢萃接物之時多繕書之時少尤安能由博而反約哉臣為是也謹稽歷代諸乘粹其可法可戒之事分部撮要名曰正史彙鑑以便燕閒之考覽凡八編三十四條其餘細條各以類附焉起自唐虞迄于皇明其於魏遼金元北齊南唐諸國亦為採蒐者以緒業相屬事蹟足徵也煩絮者刪之支長者斷之或文

連而意殊者分屬之仍就每段之下輒係謹按綴以
微見竊附於古人編書論斷之例若我列聖朝嘉
猷懿則或攷誌狀或據在野信書撓載於其中用備
繼述之道至於我大朝光臨五十年德行功化照
人耳目竊伏想三朝起居之際其所觀感者固已
親切何待蕪辭之煩陳哉第惟先儒義理之論多可
採而不採者不惟臣魯莽不敢裁酌前後諸賢裒集
已悉無容架疊且夫義理亦不過為善去惡誠以日
將之膚學於是編也目寓心得在我之德如有沕
合於古之微範者推廣之如不足在己之過如有髣

髴於古之歛德者遷改之如不及可戒者豫防之可
法者力行之使千萬古事宗歷歷領會於方寸間是
非既明注措各當自身心至家國粹然如一則斯為
義理而已他復曷求哉雖然未有志不立而事能成
者堯桀舜跖之為聖為狂惟志耳苟其志趨於善則
施之於事者與治而同道背乎善則發之於政者與
亂而同歸今此所蒐輯籍或有助於警省然而志不
堅定退轉而悠汎則不過為紙上空言亦何益哉是
故程子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又曰君志定天下之
治成竊念庸淺之識論列如左者極知僭越願臣年

將耄及精力日銷恐無以自效於絲毫茲以瞽見敢
托文字之末倘蒙恕其愚而察其忠以資 庸學之
萬一實為民國之福奚特老臣之榮也哉己丑正月
日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
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孫師臣洪鳳
漢拜手稽首謹序

正史彙鑑總目

卷之一

篤聖孝

法祖宗

敬事天

謹祀典

典聖學

卷之二

崇儒學

附左教

尚儉約

附斥珍異

却貢獻

祛偏私

戒聰察

信辭教

卷之三

正宮闈 附公主

馭近習

睦宗親

待戚畹

卷之四

任賢能 附委任

辨奸邪

重銓選 附惜官方

嚴科試

卷之五

開言路

養士氣

獎名節

勵廉耻

卷之六

愛民生 附輕徭賦 賑濟

勤政事

節財用

簡行幸

卷之七

守法制

立紀綱

明賞罰

恤刑獄

附慎赦

卷之八

禮臣僚

卞朋黨

飭武備

裕後昆

正史彙鑑卷之一目錄

篤聖孝

法祖宗

敬事天

謹祀典

典聖學



正史彙鑑卷之一

篤聖孝

法条

○虞舜母死繼母生象父母及象皆下愚不移父瞽
瞍惑於後妻與少子嚚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事父
母二十年以孝聞

○周文王為世子時朝於王季日三問安視膳孝敬
甚篤已上見網鑑

○漢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
悲不能寐明朝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

令百官來取以薦帝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左右皆泣莫敢仰視

○晉武帝居文帝喪既葬除服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將謁崇陽陵詔曰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裏經從行群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首經之禮以為沉痛况當食稻衣錦乎遂以䟽素三年及文明太后葬有司奏除服詔曰受終身之養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

○元魏太皇太后馮氏殂孝文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中部曹楊春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帝為之一進粥諸王公等請時定兆域帝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彷彿山陵遷厝所未忍聞既葬三公固請公除帝曰聖人制卒哭之禮奪情以漸而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又謁永固陵追感哀哭經宿乃飯時不雨有司請祈百神帝曰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何宜遽行祀事初太后忌帝英敏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帝無憾意

○齊肅宗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寢伏閭外食物藥物皆手親之

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搯掌代痛血
流出袖

○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
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
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奈何以劬
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曰泣數行下

○契丹主聖宗親政後一月太后崩哀毀骨立哭必
嘔血群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主曰改元吉禮也
居喪行吉禮乃不孝也終制三年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仁宗時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始終無

毫髮間隙及太后崩言者多退論太后時事范仲淹
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今宜掩
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
戒飭中外毋得言太后垂簾時事

○英宗有疾左右譖間兩宮遂成嫌隙韓琦見帝言
曰自古稱舜為大孝蓋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
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事之不
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兩宮之疑頓釋
○孝宗時太上皇帝崩致喪三年羣臣屢請遵易月
之制帝不許

○元仁宗不豫太子碩德八剌即英宗也憂形于色每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及崩哀毀過禮素服寢地日歎

一粥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成祖時李剛奏請太祖忌辰依宋制於天禧等五寺命僧道誦經上曰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但當謹身修德仰體天心恪修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宗社莫安萬民樂業斯孝矣修齋誦經非所當為也見明史綱目

戒條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見太子衍之不哀歎曰是夫

也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

○魯哀公薨立子稠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幟而有嘉容是為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季武子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

○昭公母夫人歸氏薨公不感晉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已上見左傳

○漢昌邑王赴昭帝喪望見國都王曰我嗔痛不能哭及廢群臣奏言昌邑王典喪無悲哀之心使從官

略女子載衣車納所居傳舍私買鷄豚以食大行在前發樂府樂器引納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俳優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蟲鬪虎五辟之屬不孝莫大當廢

○靈帝時中郎謝弼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竇氏之誅豈宜答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宋明帝新立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尚書蔡興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是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

○廢帝時王太后疾篤使呼帝帝曰病人問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遂殂

○齊明帝崩東昏侯立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髻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

曰禿鷲啼來乎

○齊太孫鬱林王矯情飾詐世祖疾稍危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喜字繞之侍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大業世祖崩梓宮下諸帝於端門內奉辭輜輶車未出端門稱疾還內即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

○周宣帝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居喪纔踰年輒為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多聚美女以實後宮

○唐肅宗疾李輔國矯上旨自將射生五百騎露刃

遮道奏上皇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請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遷居甘露殿上皇不豫因以寢疾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怖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穆宗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鈺上疏曰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制而禮經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未離京告遠弗之使未復命過密弛禁令讌內庭事未可

已上見資治通鑑

謹按為人子而孝於親無貴賤一也而帝王之孝
異於匹庶準四海而興萬民其為道尤廣且大矣
自問寢視膳以至踐位而行禮稱觴而奉歡何莫
非孝而論其極則不專在於此數者蓋奉宗社而
臨億兆者苟不能念祖宗艱大之投行先王仁義
之政施措乖方生靈離心則大本既壞細行莫補
將使累世相傳之洪基大業一朝荒墜矣其可謂
孝乎必也修齊之德盡於上治平之化洽于下百
性悅而萬邦協萬邦協而天心豫以至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則方可謂帝王之達孝矣恭惟我朝

列聖世篤出天之孝以千乘而躬曾閔之行導一
代而敦孝悌之化心法相承式至于今猗歟盛矣
至若成廟朝儒生李穆歐逐祈禱碧松亭之巫
女大致東朝之激怒則宜有譴罰而遽降嘉獎
士氣鼓舞聖德益彰反有光於悅親之孝明
廟朝處士曹植疏辭過峻至有深宮寡婦之語此
雖有宋史之可援者辭不擇發易致抉摘而聖
度克恢禮遇不替宗無損於敬親之孝敬陵
章陵追崇入廟之際羣下之議舉多守經成
仁二聖雖切顯親之誠而輒嘉尚禮之論故不加

摧折率皆崇用此真聖人之孝而尤為盛德之事
矣若夫燕山主逞憾於先朝之臣光海君肆虐
於母后之尊悖義斃倫恣行不顧且其致隆於
所生之地者未足為追報之道而竟無救於危亡
之禍矣記曰治天下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親生則安祭則享明王之
以孝治天下莫大於此然則虞舜之孝匪特五十
之慕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然後為孝之道於是
而大矣周文之孝匪特日三之朝而惠鮮之政遍
于四窮然後為孝之效於是而至矣是知仁民之

道事親之誠其事雖殊其理相須上所謂帝王之
達孝者夫豈他求哉念哉念哉

法祖宗

法條

○周宣王法文武成康之政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
然向風諸侯復宗周

見綱鑑

○漢章帝欲為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曰先
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由以製制為言
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遵謙德古者丘壠且不欲其
著明况築郭邑上違先帝聖心下動百姓乎臣恐傷

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

○唐睿宗時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曰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不虛費天地垂佑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賓服享國長久名高萬世陛下何不取而法之

已上見資治通鑑

○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區宇朕今守成恐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

○英宗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

焉敢忘之

○文宗喻虞集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既之生知之明於國事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負日以祖宗明訓陳說於前樂於聽聞卿等其思所以稱朕意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成祖北征次清平鎮召從征大臣賜宴命內侍歌太祖御製五章曰此先帝諭初守之難而戒荒淫之詞也朕雖在軍中不能忘也又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五章命內侍歌之

○仁宗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朕

十餘歲時侍皇祖側見作祖訓皆修身正家治國之道為天子為藩王能事事遵守豈不福祿永遠我命印祖訓頒諸王

○宣宗謂侍臣曰朕祇奉祖宗成憲諸司事有疑碍必考舊典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也上又閱祖訓曰後世子孫謹守先訓豈有過舉朕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便直言之

○神宗時張居正請錄皇陵碑文及高皇帝御製以上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陵碑不覺傷感居正曰祖宗蓋以天心為心故能初制顯庸皇上以皇祖之心為心乃能永保鴻業仍述聖祖微時事及即位勤儉之德上愴然曰朕敢不黽勉法祖也

○神宗時張居正上疏曰臣竊以為啓沃聖心者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昔伊尹周公夫謨作誥不過曰明言烈祖之成德對揚文武之光烈而仰惟我二祖開列聖纂紹奎章睿謨載之寶訓謹將累朝寶訓實錄分類編摩其目總四十段伏望留神力行

上嘉納已見明史綱目

戒條

○魏文帝時尚書衛覲上書曰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內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今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誠皆聖慮所裁制也

○宋孝武帝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目威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荅獨曰田舍翁得此足矣

○唐昭宗時樂工李可及善為新拜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廷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兗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漢主壽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之也

已工見資
治通鑑

謹按為治之要不必遠監前古惟在善法祖先而已蓋矧大業於一代為烈祖於後承者樹立宏遠經緯密勿其經憲也多故防微也深其慮後也遠故立法也備凡所以範圍彌綸者自成一王之美制損益沿革動合於時措之宜要之為子孫世守

愈久而無弊者也先儒所謂欲法堯舜當法祖宗
之論深得人主繼述之要道也夏而遵大禹之訓
無所荒墜商而守成湯之制無所廢亂則繼緒之
君當世世安享寧有鳴條牧野之禍而况周家積
累之基則德業之美禮樂之盛尤為萬世憲章之
祖如使成康以後之君是遵是守則姬氏之錄奚
特八百雖至今存可也至於我朝祖功宗德與
天同大以重熙累洽之烈啓後嗣堂構之業則聲
教之所感發莫近於我本朝耳目之所逮及莫詳
於我列祖蓋其以基業則太祖太宗之初垂

可念也以文物則世宗世祖之制作可追也靖
危社而扶彛極則宜鑑乎靖長兩陵之宏規矣
培人才而崇儒賢則當師乎明宣二聖之懿則
矣至若尊周大義有辭天下志士忠臣舉皆激感
者即孝宗當日之志事而以是傳之於顯廟
暨肅考式至于今而義理大明功烈克彰使後
王後人莫不有於乎不忘之思則仰惟文孫之
濡染家法者亦不待群下之煩陳矣夫所謂法祖
非必尋辨執影於節文度數之間責在躬體心契
於盛德弘猷之際一事之舉而必法祖宗一政

之施而必法祖宗兢兢業業恒若於昭陟降臨之
在上則何患乎舊章之或墜 先烈之或替而億
萬年無疆之休宜在於是念我念我
敬事天

法条

○虞舜既即位在璿璣玉衡以齋七政

○殷湯時大旱七祀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
所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
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
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言未

已大雨方數千里

○太戊立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太戊問於
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於是太戊修
先王之政早朝晏罷問疾吊死三日而祥桑枯死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內反諸已

以思王道三祀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

已上見
綱鑑

○宋成公時大水魯公使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
灾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
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司城子韋曰可移

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
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與為君子韋曰天
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宜有動候之果徒一度

○齊景公時有彗星公使禳之晏子曰天道不論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
穢德又何禳焉詩曰昭事上帝以受方國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於彗已上見左傳

○漢元帝問匡衡以日食地震之變匡衡上疏曰臣
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
下者象動乎上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

近忠正遠巧佞匡失俗然後大化可興也上悅其言

○齊武帝時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
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若灾眚在我禳之何益

○唐太宗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
不然上畏皇天之鑑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
猶恐不合天心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
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時大雨河決帝謂曹翰曰朕信宿以來焚
香上禱于天若天灾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拜
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灾異為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

是必不能為災也

○太宗曰彗星避正殿減常膳大赦是夕彗滅又旱蝗帝詔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神宗時歲大饑流民扶携塞道監門鄭俠乃繪所見為圖疏言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聖眼亦可流涕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復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不能寐翌日命罷新法十有八事果大雨

○孝宗謂輔臣曰朕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

朝夕觀覽以寓警省名敬天番虞允文對曰陛下盡

躬行之宗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大祀天地于南郊天氣清明侍臣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也上曰所謂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天以子民之任付之人君事天之實也民是也祀天地非所以福於己實為天下蒼生也

○太祖嘗謂太子小傳唐鐸曰帝王之治體天道順人心則基業久安凡朕之事天有未至者即以為言使有所警

○太祖憫旱甚躬禱雨勅宮中皆素衣素食出詣郊

壇設苦蕒露坐晝曝烈日夜不解帶皇后與妃嬪躬
執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
進之凡三日大雨四郊沾足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條

○殷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
天神不勝乃僂辱之又為革囊盛血仰射之曰射天
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
故從亂如歸網已上見鑑

○漢哀帝時鮑宣上書曰陛下父天母地子養黎民
即位以來父失明母震動子訛言今日食於三始誠
可畏懼侍中董賢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並
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天子使者將作治第海
內貢獻盡之賢家宣天意耶宜為謝過天地興太平
之瑞

○靈帝時青虹見玉堂殿中光祿大夫楊賜曰春秋
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今妾媵奄尹之後共專
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集羣小造作賦說令
搢紳之後口誦堯舜之言棄捐溝壑不見逮及惟陛

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靈帝二年有青蛇見於御座上大風雨雹拔大木大司農張興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不從

○唐中宗時有水災左衛騎曹叅軍宋務光上疏以為水德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疏奏不省

○德宗謂李泌曰建中之亂術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上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所以亡也

○後唐莊宗欲以行宮闕庭闢毬場張憲曰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帝竟毀即位壇憲私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若之何毀之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神宗以災變避正殿減饌撤樂王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又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煩聖慮富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

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以明其決不然者

○徽宗宣化元年夏有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兵士取而食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師外水高十餘丈起居即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已上見續通鑑

謹按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畏者敬也考之於史敬天者興不敬天者亡天之不可不敬明矣然凡為人辟者曾不知天人相與其理孔昭景星慶

雲疾風恠雨必有所召則其心已與天為二傲畏之念對越之誠何從而生乎是以中主以下或以為天理不必然或以為天變不足畏雖當仁愛警告之時而視為尋常寢成慢褻天乃厭其穢德降之禍殃商辛宋康之覆轍前後相續可不懼哉我朝列聖咸以克配之德誕撫無疆之休太祖丕膺駿命夙夜寅畏則史臣贊之曰克享天心太宗申闡鴻勗終始倣懼則皇朝美之曰祗承天道世宗軫民饑而責已曰豈可謂適然而慢天戒乎憂歲旱而求言曰無所諱副余畏天之懷

世祖御製詩有曰敬天天乃保又教曰人君與百官均是代天理民當以不合天心為慮顯廟朝有風雷之變則罷官家免稅之規肅廟朝遇星孛之灾則停慈殿稱觴之舉此豈非我朝事天之家法允合於明畏之訓耶宋儒張栻曰陛下不可以蒼蒼者為天蓋天非高遠近在方寸苟使腔子裏所存者純然皆出於正一動一靜至誠無欺悠久不息則在我之天便是在上之天也誠能戰兢於幽獨之時省察於隱微之地一念不怠一事無豫則張栻所謂蒼蒼之天不遠伊通而易

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亦幾矣且天與民同一氣耳民愁則天為之慊民悅則天為之和雖其至愚至微者而其視其聽上參于天則愛恤民生實為敬天之本歟念哉念哉

謹祀典

法條

○漢文帝詔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吾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不德而專饗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祀官無有所祈

○唐玄宗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兵部侍郎張均職方

即中韋述曰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艾屈建不以薦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盃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從之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神宗時司農鬻祠廟於民應天府閔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判府張方平奏曰閔伯遷商丘主災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本朝建業所因又張巡許遠死賊捍志禦災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上曰慢神虞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

得罷賣

○元英宗服袞冕享太宗禮畢謂群臣曰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祀已

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時中書禮部奏定諸祀儀節曰不載祀典者一切禁止上允之諭曰庶人片紙辨香皆可格神物雖菲薄皆已力所致而誠在其中故也若國家倉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此充進神庭邀福私身神可欺乎惟為民祈禱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太祖議定大小祀齋戒之期翰林學士朱升等曰

大祀齋戒七日中祭五日上曰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齋戒三日凡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令百官一體齋戒

○太祖時始以太歲風雲雷雨皆天神嶽鎮海瀆山川城隍皆地祇各為壇躬自行禮禮官奏曰祀文中帝稱臣者請親署帝稱余者請代署帝曰朋友署牘尚親題姓名况神明乎必皆親署及登壇太常司丞慮帝力倦頰簡薦跪之儀帝曰朕之于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彈勞

○太祖命諸儒臣以古人臨祭齋戒等節目編作一

書名存心錄諭之曰朕聞賢君事神罔不祗肅故百靈効祉休徵類應衰世之君慢神而召禍朕為是懼故命卿等編此書俾子孫以為法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魯桓公時秋大雩雩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常閉蟄而烝過則書

○周惠王時有神降于莘辨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辨其亡乎吾聞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辨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魯文公時躋僖公逆祀也

僖是閔先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

祀於是夏父弗忘為宗伯尊僖公君子以為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見上左傳

○漢成帝以久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祀祭費用頗多谷永曰臣聞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者皆姦人挾左道以欺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過求之邊邊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見資治通鑑

○皇明神宗朝輔臣王錫爵疏曰聖躬久在靜攝惟

是廟享事重不得不言郊則天雖尊猶為眾生公共父母人人可以致敬可以感格而至若祖宗列聖則異姓之人氣脉精神非所聯屬焄蒿悽愴何以感通幸望親臨廟享庶幾神以類歆祭以受福臣等亦藉其餘慶矣不報見明史綱目

謹按祭之義大矣聖人制禮所以通幽明之故厚民人之德也宗廟之祭以其本乎祖而出乎禘也社稷之祭以其居乎土而食乎穀也釋菜於先聖以其繼往開來立教於民也望秩於山川以其禦灾捍患施澤於民也上而風雲雷雨下而城隍雷

竈各自有報成秩無文罔非為教化之本也記曰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是
知國之大事莫如祀典而祀典之道又在於誠敬
聖帝明王吉蠲於黍稷馨香之間齊莊於鐘鼓鏗
鏘之際焄蒿騰鬻上下昭明郊焉而享廟焉而格
受福無疆如川如阜宗祧乂安子孫昌熾此所以
虞舜禋六宗紫五嶽而玉暢迄四海之教也文王
類上帝宜冢土而誕膺受多方之休也昏君則反
是忽於報本慢於事神天降之罰至於覆絕斯豈
非大可戒者歟我朝列聖克篤享先之孝恒

盡禮神之誠凡於大小祭享一心敬謹靡不用極
品式裁定於世宗之世儀節刊行於成宗之
世樂章添成於宣廟之時籩豆重釐於肅廟
之時而太室之親薦自成家法社壇之穀祭罕令
攝行崇義殿之飭享所以待前朝之禮而均施於
崇仁殿大聖廟之祗謁所以重吾道之意而推及
於啓聖祠至於皇壇大祭即三聖風泉之思
而可以有辭於天下者也是皆列祖重祀之盛
節而精裡所格神人香悅慶福洋洋其將於千萬
年矣若其節文度數冠服型俎或率於古而尚未

及畫革者此特有司事耳秩宗之臣自可斟酌損益而其所以感通神明資助教化之道則又不在於是焉易萃之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聖人之祭象萃之義必先使衆人之心萃於我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如魚之歸水如獸之走壙然後方可以悅豫我祖考歆格我神祇以盡其昭假之誠然則帝王重享祀之要其不在於民心之先結乎念哉

典聖學

法条

○漢武帝廢黜百家表章六經文章煖焉可述

○光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言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太宗曰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

卷

○太宗謂秘書監李至曰人君淡然無慾勿使嗜好

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而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

○太宗勤於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悴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疲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

○高宗時胡安國進春秋傳帝謂深得聖人之旨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曰朕自以學書勝於他好不至廢事也

○金世宗雍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俠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史書以夜繼

焉

○宋孝宗時劉珙為翰林學士言於帝曰漢高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敬信而其功烈不止於是而已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帝稱善

○元仁宗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帝謂王約等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謂太學士吳沈等曰古昔聖賢垂訓立

教散在經傳未會要領爾等其以類編輯俾便觀覽
書成賜名精誠錄諫議大夫唐鐸曰三代以後起布
衣有天下咸稱漢帝及陛下而漢高不事詩書陛下
留心聖學豈漢高所能及哉

○成祖曰與講官商確經義而常覽正心章撰釋曰
人君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
朝未嘗不管束此心

○孝宗時丘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
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平
之事者分門類輯付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書成

上覽之甚喜仍命禮部刊行

○孝宗時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
理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亟索太極圖以觀之曰
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條

○秦始皇從李斯之言天下有藏詩書者皆詣守尉
燒之見資治通鑑

○宋哲宗時夏竦罷經筵侍講范祖禹上言陛下
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
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

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說以干富貴且凡人
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
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之

見續通鑑

○皇明神宗留心翰墨喜書大字張居正諫曰帝王
之學當務其大不以一藝漢成帝知音律吹簫度曲
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皆能文善書盡無故
于亂亡則君德之大豈沾沾一藝哉

○神宗一年開講只一次申時行請上勤御經筵以
熙聖學且述太祖世宗勤學故事請上仰法不報上已

見明史綱目

謹按書曰終始典于學武丁聖君也傳說賢臣也
而君臣相與之際所以丁寧開導者惟在乎學之
一字學之於人君大矣哉蓋人君莅萬機而總庶
政自非誠正格致之工左右逢原則義理難明政
教易乖其何以亮采而熙績仁民而澤物乎時君
世主曾不知出治之本於學而命令施措之間不
循其理只任其情不正其誼只謀其利如此者固
無足論而或有聰明才識稍免凡庸則便以為吾
才足以周萬物吾識足以範一世古經之明訓謂
不合於時宜名賢之嘉猷視無異於死法或有留

心於學問者而亦不過章句之粗跡討論之虛文
其不能得力於本原之工則一也三代以後無善
治者蓋以此也我朝治尚文明化成彬郁聖神
相承莫不臻於時敏日躋之盛太祖投戈之際
引幕中名儒商確經史至夜分不寐太宗教以
帝王之學貴在於精一執中首講中庸又教以學
問果有益繼講大學世宗自幼好學有疾不輟
逐日開筵無書不講文宗自銅闌而恒勉沈潛
之工成宗引玉器而頻講性理之書仁宗之
所觀者自警編近思錄無逸篇等書也宣祖

之所資益者聖學十篇聖學輯要夙興夜寐歲等
編也孝宗風霜困厄之際而益勉其緝熙肅
宗春秋晚晚之時而深篤其講討惟我列聖乃
以帝王之尊繼闡性命之學誠是漢唐宋明所未
有之盛節而今我文孫德性天成已無難於為
賢為聖睿學日就庶有審於惟危惟微而第易
乘者逸豫之私難持者操存之工苟於夜氣清明
之餘屏其物誘澄吾心境試以日用之事裁之於
方寸之內曰是果天理耶是果人慾耶天理也則
思所以擴克之人慾也則思所以遏絕之惟其天

人幾微之間如有見得之未到者則必就聖經賢
傳而質之又對宿儒良士而講之今日開一惑明
日辨一疑真積力久溲然融釋則啟宗典學可以
並美而益有光於 列聖時敏之聖工念哉念哉

正史彙鑑卷之一

正史彙鑑卷之二目錄

崇儒學 附左教

尚儉約 附斥珍異 却貢獻

祛偏私

戒聰察

信辭教

正史彙鑑卷之二

崇儒學 附左教

法条

○虞舜立兩學以教國士

○齊宣王喜文學稷下學士盛且數百人 已上見綱鑑

○漢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天子迎三老五更於大學講堂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鯁在後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

○明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章帝時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宜如石渠故事帝從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白虎議奏

○章帝幸魯祠孔子于闕里大會孔氏男女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弊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為郎中

○安帝時尚書郎樊準上疏曰光武皇帝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垂精古典游意經藝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今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罷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

○晉元帝時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

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
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俾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
廢墜已久矣貴游子弟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誠
可惜也今王業肇迹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
風化上從之始立太學

○宋文帝徵處士雷次宗至建康為開館於鷄籠山
使聚徒教授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中講侍講
○元魏烈祖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益人神智對
曰莫若書籍乃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高祖謂陸叡曰南人每言北俗質魯朕聞之甚用
憮然今知書者甚衆顧學與不學耳朕為天子何必
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
恒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墻耳

○周高祖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
以近年杖帝幸太學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對
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又
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
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願三思
而言九慮而行

○唐太宗幸國子監親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徵天下名儒為學官使之講論四方學者雲集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遣子弟請入國學并講筵者八十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詔增葺國子監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齋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齋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讀書以知為治之道

○元世祖召史天澤張德輝俾教胄子由是內外煥然一新

○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生者非孔子

無以傳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

元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成祖謂胡廣楊榮金幼孜等曰五經四書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甬等采其功當之言增附于下又命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大經通書西銘正蒙之類類聚成編書成名曰性理大

全見明史綱目

戒条

○秦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大怒使御史悉按問

諸生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
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重法繩之恐天下不

安

見資治通鑑

○宋神宗時程顥召判武學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
迂濶趨向僻異罷之呂公著上疏言顥立身行己素
有本末時有論列辭意忠厚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
可者直欲深梗正路疏奏不納

○哲宗語及元祐時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
遜言者希旨劾之削籍編管涪州至徽宗時毀頤所
著書盡逐學徒禁元祐學術

○寧宗時韓侂胄怨趙汝愚朱熹以其從遊者皆知
名士欲悉去之名曰偽學其言以為貪黷放肆乃人
真情廉潔好修乃偽情耳由是善類皆不自安御史
沈繼祖誣論朱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
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
無行義之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間
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魅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
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

○理宗時諫議大夫朱端常劾魏了翁欺世盜名真
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靖州居住德秀落煨章

閣待制

已上見續通鑑

附左教

法条

○漢武帝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曰邇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

○唐太宗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仍數蕭瑀之罪曰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尼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殼社稷俄傾而

封

為墟報施之徵其何戾也瑀襲亡國遺風可除瑀之

○南唐烈祖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

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已上見資治通鑑

○元世祖嘗令平章事廉希憲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孔子亦有戒耶對

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又有方士請鍊大丹勅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

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天丹也世祖善之見續通鑑

○皇明成祖時甌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為方士所欺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食之方書亦即焚之母令復欺人也

○英宗時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上斥之曰商高宗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

史綱
目

已上
見明

戒条

○秦王姚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亦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

○梁武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

法衣羣臣以錢億萬奉贖皇帝請還歸宸極乃許

○唐代宗時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奏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疾死回紇吐蕃大舉入寇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佛豈無報應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有寇至則講仁王經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

○憲宗晚年好神仙山人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誠得為彼長吏庶幾求之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驅吏民採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

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上復服其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為金石酷烈非人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服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卞上怒貶潏江陵令

○憲宗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韓愈上表切諫

上大怒貶為潮州刺史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徽宗時方士林靈素言曰天有神霄玉清長生大帝陛下是也又有仙吏左元伯褚慧今蔡京師左元伯王黼即文化吏董貫等即褚慧下降也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漸信道教於

是蔡京倡為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作上清寶籙宮於景龍門內每設大齋輒費紙錢數萬謂之于道會賜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

生

見續通鑑

○皇明世宗時寵異方士陶仲文加少師上自稱真人分遣御史訪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

見明史綱目

謹按古之儒者非冠章甫衣縫掖之謂也講磨乎仁義服習乎忠信則是乃真儒也學者非剝章句治訓詁之謂也貫穿天人闡發性命則是乃實學也若此之人立乎朝廷則經濟之澤被於生民處

乎丘壑則矜式之效著於士林儒學之闕於世道者當如何哉噫三代以降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莫不由於儒化之未闡也歷代人君豈皆厭薄而然哉其故有三曰不知也不信也不勉也梁惠王言利而不言仁義此不知也漢高祖自謂得之於馬上而不欲事詩書此不信也宋神宗以爲克舜之事朕何敢當此不勉也不知者無足議耳而不信者坐於自聖不勉者安於自棄三者之病雖有優劣高下之可言而其為斯道之不幸則一也我國禮樂文獻素稱小華鄭夢周身值末運學啓真

源及至本朝 列聖培養名賢輩出金宗直起自嶺外首膺文教金宏弼鄭汝昌以隱逸被禮遇趙光祖身任君民倡起賢良李彥迪闡實學裨王猷李滉學沂洛闡望苑山斗李珣集羣儒而大成成渾繼家學而罕光際遇休明冠冕士林金長生上承儒宗之嫡傳下有賢子之趾美迨夫 孝廟義炳春秋禮隆賓師則有若宋時烈宋浚吉並以純正之學共托昭融之契吾道大明人紀克張而講質之列衣鉢之托亦有朴世采權尚夏焉於乎盛哉嗚呼 列朝之於諸儒其生也或嘉納其啓沃

之謨或許遂其高尚之志其沒也或服食於 聖
廡或宣額於鄉祠崇獎之化如彼隆摯故間經世
劫之屢變而猶保斯文之一脉遺風餘烈有足興
起賢者有所恃而能知自勵不肖者有所憚而不
敢自肆儒學之切誠不可誣而顧今俗習漸下儒
化寢衰在野而少莊修之士在朝而鮮砥礪之人
有識之論實有不及古之歎矣今日之當務如何
而可也其處也巖穴則虛佇之其道也儒術則尊
敬之自重出處者無責以俗規動引經傳者無視
以迂論扣迨之以道諮訪之以誠則君德之成就

多士之模楷於是而大有資焉豈不休哉雖然未
有上不好而下好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惟學
乎念哉念哉

尚儉約

附斥琢異

却貞獻

法条

○唐克卽位黃叔冕名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剪櫟楠
不斷大輅不畫越席不緣大義不和梁食不殺飯於
土簋飲於土釗宮垣不墜

○虞舜藏金嶢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以杜淫邪而

絕覬媚

已上見
綱鑑

○吳王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甍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見左傳

○漢文帝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晉武帝時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太醫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宋高祖被服居處儉於布素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遣之

○元魏世祖服御飲食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帝曰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無以威重之對非雅言也

○隋文帝乘輿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不過一肉後宮皆服瀚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羅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唐太宗謂侍臣曰昔禹鑿釜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

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鑑秦而止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公私富給

○文宗即位詔宮女非有職掌事皆出之凡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較獵外悉放之省教坊冗食千二百餘員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時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太祖曰吾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

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寶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主慙謝主曰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

○金世宗雍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謂宰臣曰朕年來常膳止四五味已厭飲之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主曰天子亦人耳妄費妄用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命乘輿服御物以金飾者代以銅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不自儉約無以率下司天監

進元主所造刻漏備極奇巧中說二木人能按時自擊鈺鼓上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真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

○太祖時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上責之曰靴雖微物何暴殄如此命杖之仍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仍敕百官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

○宣宗時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蘓杭等織造上曰當念民力其令減半工部又奏御用朱紅戲金龍鳳器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朕方慕之服飾器用當從朴素不必買於民就庫藏中給用

○神宗舉袍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張居正以為青上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昔皇祖不尚衫服御衣弊甚始易願皇上以皇祖為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煖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受寒上深然之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商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於土

簋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堂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又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丈七年乃成

見綱鑑

○魯莊公丹桓宮之楹刻其楠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吳王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

已上見左傳

○秦始皇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之巔以為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關中計宮三百闕外四百餘

○漢靈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萬千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齊東昏侯大起方樂玉壽等諸殿窮極綺麗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華也

○北齊主高緯承世祖奢泰之餘一裙之費直萬疋

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油萬盆好自彈琵琶為無
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貧兒村帝自
衣襤褸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

○唐玄宗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
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
家之產又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
窮壯麗不限材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

○玄宗幸華清宮秦婦越三夫人將從車駕會於國
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楊氏
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繁若雲錦

上已

見資治通鑑

○明穆宗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尚書朱衡
上言災異頻仍旱虫水溢宜停興作以應天變何暇
為觀燈遊宴之舉哉今一燈之費至三萬餘金奈為

聖主儉德之累何

見明史綱目

附斥珍異

法条

○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義女二人上
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况二女遠別親戚乎並
鸚鵡各付使者還之

○憲宗時准西平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

○周太祖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鑑仍戒左右自今悅目珍華之物無得入宮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命撞碎蜀主孟昶所獻寶裝溺器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見續通鑑

○皇明穆宗命買猫睛寶石魏時亮言天下荒旱胡

虜方強奈何急急于珠玉而妄費命罷之

見明史綱目

戒条

○唐敬宗時波斯李蘓沙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怒之

見資治通鑑

○宋徽宗留意花石蔡京諷朱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蹄花石網置應奉局於蘇州命朱冲子勗總其事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加封識焉指為御前物即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

見續通鑑

附却貢獻

法条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

○光武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和帝時嶺南舊獻生龍眼荔芰十里一置五里一俟晝夜傳送臨武長唐羌上書曰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虫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不足以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為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敕太官勿復受獻

○唐德宗時澤州上慶雲面上曰朕以時和歲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草異木何益於人自今無得上獻外國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命縱之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仁宗詔州郡勿得獻瑞物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

於草木虫魚之異焉是尚哉免孝標官

○元英宗初立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薦賢才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曰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有用當遣人自取太原歲進蒲萄酒亦令勿進曰豈宜以口腹累人昔宋太祖令子孫不得取遠方珍味甚得貽謨之道也

○孝宗時太學士劉健請命停福建鷓鴣竹鷄白畫眉紫山鵲等進獻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隋煬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起遷薄則停解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
○唐德宗奉天以後藩鎮多以進奉市息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歛百姓或販鬻蔬果私自入進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甯以進奉遷觀察使宣歙判官嚴綬竭府庫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
○文宗時監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畜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以播為左僕射已上見資治通

謹按人主一身奉以天下供以四海心之所求無物不足意之所欲無事不遂盡服用玩好之羨窮宮室車馬之侈以之竭民力罄國儲而不顧也間有願治之君而苟昧為故之體則在乎已者非不自飭導於下者未能丕變身被澣濯之衣而姬妾則錦繡曳地身處朴陋之室而勲戚則棟宇連雲身能節飲食遠竒巧而中貴近習則飫梁肉而賤珠玉此皆溺愛牽情不能嚴束之致其為治化之累去夫躬蹈奢汰者直一間耳且所謂崇儉教非

天性而出於好名則一時矯飾之事鮮能有始有終焚雉裘之君而反耽羊車之淫溺毀銀器之主而終肆繡嶺之豪奢必如宋仁宗之恭儉四十年如一日然後可免好名之譏而自著化俗之美矣我朝尚儉之化復越前代世宗世祖構室無礎編茅為覆而衣以虎裘穿以草鞋文宗成宗不納外方之白鵲而不設正殿之丹雘宣祖仁祖裏衣用木綿暑服用麻布孝宗顯宗遺戒禁彩花平居鋪首席甫考嘉戚家不獻棕櫚木並宮植而去之納宰臣之戒命焚銀鼠裘雖以列

朝時主第事言之貞慎翁主之喪歛以三升襦貞淑翁主之家蔽以一亂簾淑徽公主之不得著繡裳亦可見自近始之化而東土臣民之莊誦者至今不衰矣噫人君崇儉之規所貴乎躬率一舉措也而必念其動萬夫之力一營造也而輒惜其費十家之產先禁宮樣之新巧者以及於綺紈家宴集嫁之服先節禁鬻之華腴者以至於措紳家宴集之需凡於恤費之道裁之以一切之法嚴立紀綱毋使踰越則上而國用裕下而民產足自可化一世於惇樸之風矣昔唐文宗舉衫袖示群下曰此

已三澣矣學士柳公權對曰陛下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澣濯之衣乃末節耳噫帝王儉德未必為末節而如使人君能行公權所對云云則治可運掌而儉亦在其中公權之言其有所為而發歟念哉念哉

祛偏私

法條

○漢諸葛亮上表後主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

○元魏孝文帝時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以爲人君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近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義也帝甚善之

○魏高佑言於孝文帝曰勲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

○唐高祖面定勲臣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

應義旗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達德黑闇之亂叔父全軍覆沒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

○太宗時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當擇賢才之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

○太宗時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府上憐之欲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

○宣宗敕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及雲陽莊并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盡嘉言并

依所奏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

○哲宗時蔡確欲求媚高太后乞復太后從父遵裕之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戰塗炭百萬先帝因之驚悸馴致大故而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豈可顧私恩以違公議確悚慄而退

○哲宗遣近臣訪人才於梁燾燾奏曰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好惡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孝宗時張栻遺疏勸帝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嘗曰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不入惡而疑之讒謗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矣令諸儒撰疑信論

○太祖問長史桂彥良曰朕比來善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書其語揭于便殿

○宣宗問楊士奇等曰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對

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也人君主之耳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而烹阿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糸

○元魏世祖時太子晃監國營閑田收其利高充諫曰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沽販市廛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何求不得而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

○唐中宗時蕭至忠上疏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不可以公器為私用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不能用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哲宗親政內臣劉瑗等復入內給事蘓軾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近習不聽

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已上見續通鑑

謹按朱子曰私之名何為而設也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通於外之謂也匹夫以一身為私而不得通於其身之外卿大夫以一家為私而不得通於其家之外至於人君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無內無外莫非人君已分之所所有也噫人君已分之所所有若是其廣且大則其在奉三無私之道必也一視四海同仁庶品勿以內外而有所異同勿以遠近而有所厚薄使我本源光明而無物累之纏繞使我規模宏大而有乾剛之揮廓精采之所

注施措之所及自然溥博通於六合之內萬有之表則古聖王達極協中之化不外於是矣若其存於心者不能省察於義利幾微之際發於政者未能消融於物我對待之分則天理日消人慾日滋好惡之偏而可知其心術之私也威怒之偏而可知其血氣之私也權數之私勝而政令不得其正寵嬖之私徇而任用不得其要於是乎公私名目分為兩界而百為萬事無不受其害矣我朝列聖莫不以大公至正之道範圍一世垂裕後昆太宗朝李伯溫在公議可罪也則不以至親而寬

赦焉世宗朝洪有根在公法當坐也則不以椒屬而容貸焉睿宗朝有黃緣保母而乞免罪者教以王者無私遂按治之成宗朝有攀援內謁而欲置官者教以官爵公器遂嚴斥之安坦大則大院君之外祖而宣廟只厚其衣食未嘗加一命具仁重則府院君之親孫而仁廟但縻以廩祿未嘗許一麾孝廟以勵志北伐而命撤既尊之主第肅廟以貽害外方而命誅不法之官奴列朝切澤何莫非八人之深而惟此祛私之德與天同大尤豈非我文孫之所可適追者乎誠於

方寸之間加以格致之工事到面前穆然深省明
卞其孰為公而孰為私如其公也則執持勿撓如
其私也則割斷必果一事二事輒用此道而不失
則拘牽膠擾之端不作於心而動靜云為之間一
出於正於其立規則王道無偏於其行法則官府
一體斯可以公平正大無少瑕翳其於治平也何
有哉嗚呼祛私之要不過曰循其理而已事之合
於理者斯謂之公事之違於理者斯謂之私此聖
人所以極言克己之方而必以明理為先者也念
哉念哉

戒聰察

法条

○周文王詢于八虞咨于二豨度於闕天諏於蔡原
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

見網鑑

○唐太宗曰朕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天下之事
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何憂不治

○玄宗時姚元之為相嘗奏請序遷即吏上仰視殿
屋元之再三言終不應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
萬機宰相面奏當加可否奈何不省察上曰朕任元

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即吏卑帙乃一一以煩朕耶
○玄宗疑吏部選試不公分吏部為十銓以十人掌
選試召八禁中決政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兵
競以為陛下不信有司非居上推誠之道昔陳平丙
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况大唐萬乘之君豈
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傳
此十銓上復故

○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恭無
為何也杜黃裳對曰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
虞帝所以能無為而治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

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
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
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精神非不勞且勤也所務
非其道也上深然其言已上見資治通鑑

戒条

○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敬禱而席弊者嗣君聞
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闕市貽之
以金既而召闕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曰遣之闕市

大忍見綱鑑

○魏明帝嘗卒至尚書尚書令陳矯跪問帝曰陛下

欲何之帝曰欲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

○齊明帝躬親庶務綱目亦密侍郎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受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惟恭而南面而已上不豫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搃而親之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斷也上不顧而言化

○北齊主演即位勤勵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論議得失對曰有識之士咸言帝王之度未弘又問庠狄顯安安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

○隋文帝時侍御史柳彧見上勤於聽受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是為欽明舜任五臣克咨四岳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此見陛下乃至營建細小之事出納輕微之物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帝不能從

○唐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西來者察其事情頗似窺覘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覽聽而欲窮宇宙之變能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

北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虛懷待人人亦思附
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若附則寇讐化為心膂意不
親則骨肉結為仇怨矣

○周世宗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
南推官高錫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
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
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
忌不信羣臣也帝不從已上見資治通鑑

謹按聰察者明之流弊也明與察若相近而實相
遠明者周萬理而該衆務遇事則下別無惑觸物

則洞貫不碍經綸天地而斂然若無所知總攬權
綱而退然若無所能集天下之耳目而明其明此
古所稱明明后也聰察者非無機警之識綜理之
才而昧於大體役於細節過於燭物而偏聽之害
生焉過於疑人而自用之習長焉以萬乘而爭匹
夫之能以一身而兼百官之事傲然自聖輕視群
工君道日亢而忠言不至輿情日懈而庶績自隳
夫然則自銜其明者反傷於明而終致國事之泮
洩可不懼哉我朝列聖之德廣大高明而不自
有焉太宗朝臺諫陳時務則教曰何可不顧

大體屑屑於小節乎銓官請親政則教曰今
委卿等何可親執其班簿乎世宗朝納許稠設
官分職之論不親慮囚之政論漢宣綜核名實之
事為戒基禍之弊文宗教曰賢君謀從衆而自
合天心愚主自信聰明而不諧于衆仁祖教于
儲君曰人君自任私智加以忌克則餘何足觀乎
孝宗語及皇明曰崇禎密探外事實非正道
顯宗常諱宮中近名譽之事肅宗深納先正作
聰明之戒列祖之所以傳受者惟小明是戒惟
太察是惧此所以端拱默運治教休明者也夫所

謂戒聰察者非謂自掩其德慧自閉其術智糊塗
鵲圖於是非臧否之間也所貴審其輕重之機度
其巨細之形操其重而縱其輕取其巨而捨其細
體統權柄要在乎上而綜核句當責之於下則君
令臣行綱舉目張大官之謨敵勵明為吾之明庶
僚之條理密察為吾之察何必規規於微文瑣務
而後可也噫冕旒蔽目所以蘊其明而察乎不覩
也紆纒塞耳所以養其聰而聽於不聞也古聖人
制作之意良有以也念哉念哉

信辭教

法系

○周成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遂封叔虞於唐

○成王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

已上見綱鑑

○晉文公圍原命齊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見左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會大雨駕如野羣臣諫之文侯曰與虞人約雖雨豈可無一會期哉

○魏徵謂太宗曰陛下每云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舊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以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

○太宗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

○周世宗時竇儼上書言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惧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歲之民猶歲之官也帝善之已上見資治通鑑

○皇明仁宗監國時御史舒仲成曰事忤旨至是命逮治之楊士奇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迨理仲成則詔書不信上喜即命勿治

○宣宗謂侍臣曰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為之不然徒失信於民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晉景公使韓穿來魯言汶陽之田歸之齊季文子曰大國謂汶陽田樊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樊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見左傳

○魏文帝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臣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即將蔣濟將濟承召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

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荅曰作威作福書之明戒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

○唐睿宗時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朝忽收叙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

○昭宗召韓偓問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李述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復殺一人則人人惧死矣

已上見資治通鑑

○皇明世宗時前百戶李金玉邦奇等上疏乞復原

職上允之給事中鄭自璧言金等被革之初明旨有曰妄奏者編戍邊地宣之綸縉布之朝野而詔墨未乾便成虛文乞將金革職下吏不報

○神宗偶不豫召輔臣諭以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寢田義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

怒已上見明史綱目

謹按易曰渡汗其大號蓋謂人君號令如風之行乎水如汗之遍乎體也禮曰玉言如綸其出如綉蓋謂人君辭命如綸之起乎細而如縉之成其大也禮樂征伐以此而行之恩賞刑罰以此而施之

一言而制萬民之命一令而操四海之權其為重也果如何哉古之善治者辭貴乎簡簡則無煩撓之端而曉人也易言貴乎信信則無變易之慮而孚下也深是故言未發而慮事先審事既至而出言必當昭如日月堅如金石此聖人所以為鼓舞萬邦之具者也叔世人君不察理之枉直事之是非命令頻數舉措顛倒夕之所施朝或改焉昨之所頒今或寢焉成壞無常弛張太速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政令如是而其國殆矣人君孰不欲審慎於辭教而不能然者其病在乎喜怒之失其中

喜之所發易涉於戲慢怒之所發輒歸於躁暴不當喜而喜則政令自然有乖常之歎不當怒而怒則言語自然有不擇之患遂致當寬而反嚴當嚴而反寬是故古之哲辟必謹喜怒之發而反求本原之地其所牽挽者克之以公正其所偏倚者矯之以中和存諸中者既得其平則發於外者自合其宜聲氣色辭之間雍容慎重小而筵席之酬酢大而朝野之號令者先審其可法然後出之先度其可行然後施之如四時之雨露霜雪自順其軌則於是乎一辭一教舉天下而皆信傳百世而無

弊矣宋劉清之擬奏於孝宗曰今日之俗惟知得
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者曰設舉乎
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無是
則視之如無噫此固利欲之病俗而抑亦君上之
辭命多近於市惠而然也如其頒號發令動合先
王之法必以罔違道于百姓之譽者作為率下之
大經則寧有非分希望之習乎後世治規易生此
患茲敢尾陳而惓惓焉念哉念哉

